

仙侠版小S横空出世

仙魔人妖天下四界，女人我最大！

起点女生频道年度PK总冠军

《驱魔人》作者转型穿越大作

神仙有活

下柳暗花溟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神仙有活

下

柳暗花溟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仙也有江湖. 下/柳暗花溟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 - 7 - 80755 - 312 - 0

I. 神… II. 柳…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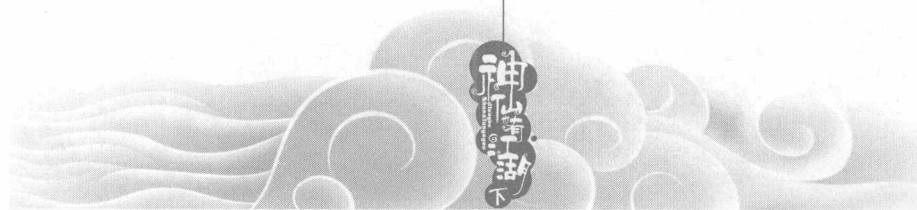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2772 号

书 名: 神仙也有江湖 (下)
著 者: 柳暗花溟

责任编辑 阎 丽
特约编辑 侯 开 萧 盈
责任校对 李 鸥
封面设计 安宁书装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网 址 [http: //www. hspul. com](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 - 88643226/32/35/43
传 真 0311 - 88643234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55 - 312 - 0
定 价 2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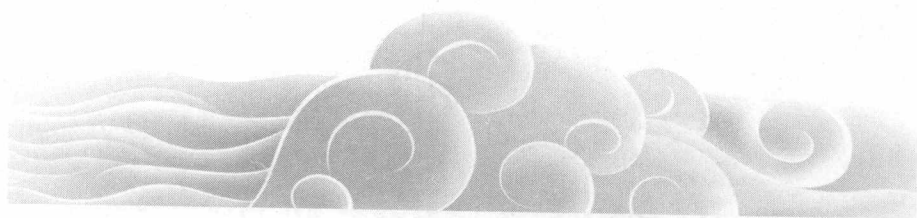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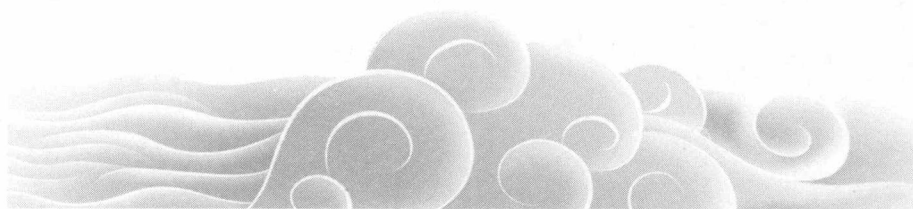
卷三 虫的降魔

第一章◎沧海隐流	1
第二章◎隐流有大秘密	15
第三章◎逃跑不是件容易的事	26
第四章◎佛道一家亲	38
第五章◎北斗主死，南斗主生	51
第六章◎南明大师的灯	62
第七章◎真假花四海	76
第八章◎这个劣徒啊	89
第九章◎早知道不爱她了	101



第十章◎我要给他机会	114
第十一章◎春梦了无痕	126
第十二章◎混沌界的光明	138
第十三章◎哦·My God	149
第十四章◎北山玉宫	164
第十五章◎另类战斗	176
第十六章◎高科技书籍	190
第十七章◎未知是福气	202
第十八章◎那千年冰融的温柔	216
第十九章◎我不爱你	229





卷四 虫的风流



· 目录 ·

第一章◎新妖王	243
第二章◎北山王妃	254
第三章◎结婚的条件	265
第四章◎无间道	278
第五章◎全都是我的	291
第六章◎梦也没关系	304
第七章◎被抢了	317
第八章◎逃跑未遂	330
第九章◎小人物改变大世界	343
第十章◎大家一起来渡劫	352



绝情魔头+路痴师兄=隐流就在前方。哇，还有美女带路，只是要骑鹤过去，这个有点不吉利。

魔障破了，潮热的风温柔地吹拂着虫虫的脸。

她舍不得离开，贪婪地呼吸着花四海残留在魔障上的气息，这是他曾经陪在她身边的证明。只是，这一切在慢慢消散。

既然留不住，那就去寻找吧。

伤感没有用，谁说爱情是容易的？好东西从来不可能轻易得到。就算那一向很罩她的老天爷肯从天上给她扔下馅饼来，她也得站好位置，张着嘴接得住才行。

站起身，也不管走调不走调，扰民不扰民，先大声哼唱一曲《姐姐妹妹站起来》，然后脱掉衣服，换上包裹里的男装。她感到精力旺盛，干劲十足，心想杂草就要有杂草的精神和态度，无论什么样的环境和情况，都要生机勃勃的。

她不怕沼泽里有什么东西偷窥她，事实上连苍蝇蚊子都被花四海吓得飞跑了，这里只有她自己，而且，她只是换了外衣，里面的中衣还穿得好好的。

包裹里的食物已经被她一夜之间吃光了，比耗子吃得还彻底。两套衣服，花四

海穿的是大号的那套，看上去显得有点小，而她现在穿上这套小号的，也显得太大了。

于是她捡回却邪双剑，拿这神器当剪刀，割掉衣服的下摆，捋胳膊挽袖子，卷裤角整腰带，折腾得满头大汗才打扮好自己，还跑到一个水洼边照了照。

为什么同样是黑色的粗布服，那死魔头穿来就那么有型有款，好像是身着为世界顶级男模量身定做的高级男装。可是，穿在她身上，就像披着个在泥地里捡来的麻袋片似的。敢情连衣服都欺侮她，她改了半天，还是像穿着乞丐服一样。

算了，内在美才重要，跟他拼内涵！

虫虫想着，挫败地把剩余的布条全包在了她那永远不长却也永不褪色的红色短发上，恢复了印度阿三的造型，然后左右看看，大步离开。

脖子上空荡荡的，只有召唤万事知的金尾羽，水心绾已经不在。之前她有点心慌，似乎不再有那大魔头的一点东西，就感觉与他再无瓜葛一样。不过她捡回却邪剑时，发现剑锋上穿着一块巴掌大的碎布，是从大魔头的衣袖上割下来的。

她极珍惜地把这块巴掌大的碎布贴心放着，总觉得老天爷待她不薄，从来不湮灭她的希望，顿时，心情大好，脚步也轻快起来。

花四海在沼泽里的脚印，因为施了法力，看上去很清晰。虫虫跟随着那些脚印一直向前走，但当虫虫走过去之后，脚印就自动消失了，迫着她只能向前走。

好，她就不回头！凡事本来就是要向前看，她绝对比那大魔头想象的有勇气得多。

这三天的经历，在她的心里，就算地老天荒也抹不去。现在她要离开这里，回云梦山去，然后问问天门派的掌门白沉香白师父，究竟在几千年前发生了什么，让六道之间有那么强烈的对立情绪。

照理说，对立或者斗争都关乎利益和权力的争夺，十洲三岛的归属、人道信徒的争夺、法宝资源的占有等等。和平是因为平衡，战争是因为一方实力暴涨，也就是说，真正的意气之争是很少的。

但是仙魔两道毕竟和纯正的人类不同，他们有着很长的生命，所要的东西也不会太凡俗，就算有利益冲突和仇恨，几千年下来，还有什么想不开的？

难道这其中另有隐情？有天大的秘密在？

她真正待在云梦山上混日子的时间不多，但她的八卦精神也曾经淋漓尽致地发挥过。不过山上的人虽然大部分很友好，对好奇宝宝的问话也会很和蔼亲切、耐心细致地解答；但当她问到几千年前的六道大战时，小一辈的没人知道，老一辈的又都吞吞吐吐地不肯说，被逼得急了，往往或长叹一声或摇头苦笑，一副天机不可泄

露的欠扁模样，似乎有着不能与人言的苦衷。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有几百年前天门派的上一代高手全部失踪事件，也很奇怪。虫虫不是不想去深刻挖掘，可惜她是个祸头子，各种麻烦事一直不停地发生，让她没有时间去当福尔摩斯。

但她现在想化身为和平鸽，自然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想了想，他们不是为了什么渡劫、飞升这类的事情而互相敌对的吧？

虫虫边想边走，一颗心都系在她的和平使命上，根本没注意到周围的变化。自从她穿越到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考虑过一件事情。

古怪山莫嗔泽虽然变幻多端，精怪繁多，暗藏着无数危险，但因为花四海的脚印在，就意味着他的威严在，他的保护在，居然没有任何东西有胆量潜到虫虫身边。何况却邪双剑神气凛然，普通妖魔精灵避之唯恐不及，更加不会跑来自找霉气。

所以，虫虫虽是独自一人走在一个人人闻之色变的地方，却比大白天走在临海城的街道上感觉还安全。眼前，花四海的脚印在乱草水泽中穿行，景物变幻也不能掩盖他的脚印，好像他在带领着她离开。

虫虫的心蓦地升起一股柔情，蹲下身子，量他的脚印，异想天开地打算着回头也给大魔头做双靴子穿穿。电影里古代的女子不都是这样的吗？女人要给心上人绣个荷包、做双鞋什么的。目前她是不会，但她是勤学好问的小儿郎嘛！

正量得兴高采烈，口中念念有词地计算尺寸，耳边却忽然听到咔嚓一声，像是有人踩在枯草断枝上，之后就再无声息了。

虫虫警觉顿起，蹲着不动，握紧却邪剑，全神贯注地感觉着。只觉得那个人挺笨的，正一点点向她这边靠近，也不知隐藏他自己的脚步声。

她不知这是因为自己突然增加了百年的功力，感官能力全部提升所致，还以为是对方比较菜，心里有了一较高下的念头。话说尽管她参与了多场仙魔两道的械斗，但单独对敌却是第一次。她忽然发现自己在关键时刻是非常冷静的，脑筋转得快，心中并不害怕，反而有一些兴奋、一些期待。

嚓——嚓——嚓——

敌人悄悄地、缓慢地、小心翼翼地靠近，虫虫甚至听到了对方轻轻拔剑所发出的刺耳刮擦之声。

“偷袭者死！”虫虫紧张得手心出汗，再也忍耐不住，虽然两人间距离还有些远，她却一跃而起，却邪双剑蓦然挥出，紫青剑光咻地激射而出，灿烂活泼。

敌人显然没料到她会突然暴起，惊叫一声，立即挥剑相迎，一道幽兰光芒横空掠过。

三色剑光在半空中凛然相接，缠成麻花状，煞是好看，却没发出激烈碰撞之声。虫虫一愣，看这剑光分外眼熟，但还没等她回过神来，顿觉虎口一麻，却邪双剑脱手而出，带着美丽的光环，流星般飞出去。当然，同时飞走的还有对方手中的剑。

“六师兄！”

“七师妹！”

“哎呀，神剑！”

“追！”

“敌我双方”乱成一团，慌张中竟然手拉手追着剑光而去。那可是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白沉香反复强调的，虽然虫虫不怎么认同，但还是认为自己的小命更要紧，因为正是那两把短剑才能保住她自己的小命。

好在三把神剑飞得并不远，两人携手同飞，眨眼间就追到了。眼见温道乙的灭魂剑插在一片湿地中央，却邪双剑一左一右立在灭魂剑两旁，三剑嗡鸣不止。

虫虫大步走向前，伸手抓回却邪剑，紧握双剑，相互猛砍几下，火星四溅。虫虫训斥道：“你两个不听话的贱剑，没我的命令居然自己跑来会朋友！找死啊！信不信我用真火石熔了你们？”

温道乙目瞪口呆地看着虫虫，仔细地把自已的灭魂剑收起来。

师父曾说过这八把神剑是上天留下的神器，宁愿自己死，也要保住神剑。他们平时对神剑是相当爱护的，日日擦拭，白天小心翼翼地带在身边，晚上睡觉时放在特制的檀香木剑架上供着。

没有人像七师妹一样，天天把神剑随手乱丢，切水果、砍柴、当剪刀，有时候还用来当飞刀一样乱掷，现在居然双剑互砍，也不怕伤了剑身。

虫虫看到温道乙不可置信的表情，明白他心中所想，向前走了一步，指着灭魂剑道：“神剑是有灵性的，和小孩子一样，不过毕竟是铁石之物，是要人来教来训的。所谓棍棒底下出孝子，你们这么宠着神剑，到底是人使剑，还是剑使人？”

“可是师父说——”

“师父这人挺好的，长得也不错，不过有时候说话类似于那个——算啦，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照他那样说，神剑就不是拯救天下苍生之物了，因为会受伤嘛！干脆当镇山之宝，只让人来瞻仰就是啦。师兄你要知道，如果一把剑不能发挥作用，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她说得振振有词，努力忽略自己根本就不尊敬神剑的行为。

不过却邪剑断而重铸，等于是新生的，又因为重铸时用了虫虫的血，所以与虫

虫心灵相通，便也习惯了虫虫如此待遇。另外，虫虫心灵自由，却邪剑就反映成灵气逼人，其实就目前的状况来看，神剑与剑主之间的默契，倒真的是她们这一对最好。

“六师兄，你把灭魂剑给我，我帮你修理它。太不听话了！居然勾引我的一对乖宝宝到处跑，脱离我的掌握。”虫虫向前迈一步。

温道乙见状，退后一步，尴尬地把剑藏在背后，“不敢有劳师妹。我——我——对不住。”

“你的灭魂剑是天下最驱邪避凶的东西，可以压制所有的鬼怪，挟之夜行也不逢魑魅。”虫虫文绉绉地学学朗朗师叔的口气，“不过现在戾气未脱，正气没有完全苏醒，我可以帮你。来吧，让我以却邪之气帮你驱一下。”

“还是——还是不麻烦师妹了。”温道乙一时转不过弯来，不敢突然转变对神剑的态度，吓得直躲。灭魂剑感觉到他的心意和却邪剑主的强大“杀气”，也发出惊慌的嗡嗡声。

“别怕，魔王的冰魔刀都被我扔进过井水里，才洗去了冰魔刀的血腥，小小的灭魂剑算什么。”女魔头继续伸着魔爪。

温道乙忽然听到花四海的名号，被虫虫折磨的脑子立即清醒过来，“师妹，你的身体完全恢复了么？是那个魔头帮你治的伤吗？”他成功地转移了话题。因为他一提到花四海，女魔头的心立刻就柔软起来。

是啊！他帮了她，他总是帮她。纵然他是中了毛驴的借刀杀人之计，纵然她总是无意间阻挠他，可他还是帮她，并且舍命。这不是爱又是什么？！

他爱她，这就够了，够她鼓起勇气，不自量力地去介入十洲三岛六道的纷争。

温道乙看虫虫脸上露出微笑，以为她是为自己的康复而开心，连忙道：“师妹才恢复，不宜太过劳累，不如我们先找到出去的路，然后再为下一步打算，如何？”

嗯，师兄说得对，果然冷静理智。对，要找到出去的路。可是，路在哪里呢？

虫虫大吃一惊，急忙向四周看，只见到处是相同的沼泽景色，花四海的脚印完全找不到了！

刚才她和六师兄相互误会对方是敌人，想都没想就打起来，但是却邪剑和灭魂剑同为陈兵八剑，气息熟悉，灵犀相通，于是游戏一般飞到一边去了。他们两个心急之下就去追，结果跟丢了花四海的脚印，于是就困在沼泽里了。

怎么办？古怪山和莫嗔泽变幻多端，地形复杂，她和六师兄是一对超级路痴，在正儿八经的官道上走，都会迷路，现在身陷沼泽，还不给困死。

“怎么了，师妹？”温道乙看虫虫红扑扑的小脸霎时变得惨白，不明就里地问道。

师妹受伤后，以心语叫他先去沧海岛送信。他虽然不放心师妹，但知道这位师妹素来很有智谋，她这么做想必是有深意的，所以便自行离开。

不过，要去沧海岛就必须先找到秘密栈道，否则就不得不绕过古怪山和莫嗔泽，他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明明是跟着日月星辰走的啊，怎么会这样？还好天可怜他，让他遇到了师妹，但看她的脸色，似乎也没什么把握找到路。

“啊，万事知和阿斗呢？”虫虫突然想起来。

温道乙瑟缩一下，生怕师妹会暴起伤人，抬头见她眼神凌厉，不敢隐瞒，嗫嚅地道：“不小心——不小心走散了！”

“走散！什么意思？”虫虫难以置信地问。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温道乙挠了挠头，艰难地道，“我猜它们认路的本事大概比我强，也许现在回云梦山去了。应该——会这样吧？”

虫虫看着眼前温吞厚道的六师兄，心中涌上一阵从没有过的强烈挫败感，一时之间，大脑空白，眼神呆滞，喃喃地道：“怎么会弄丢的呢？”

他们找不到花四海的脚印，十之八九会困在沼泽里。如果阿斗在，她可以把花四海衣袖上的那块碎布给它闻闻，让它找到那救命的脚印。虽然沼泽里水汽弥漫，会影响阿斗的嗅觉，但好歹引领他们走出去的机会要大一些。

现在连阿斗都丢了，那怎么办才好呢？

“我们到沼泽边缘的时候，休息了一会儿。阿斗玩得很开心，后来——就不见了。”温道乙觉得非常有必要向虫虫解释一下，“我怕它丢了，就去找，当时那只小鸡在睡觉，我想反正走不远，就没叫它，结果——我把它也给丢了。”

丢了？！虫虫瞪着温道乙。

阿斗是小狗崽，特别容易兴奋，喜欢跑来跑去，在外面时，当然要盯着它才好啊！万事知个头儿那么小，就算去追阿斗，也该把它放在衣袋中。六师兄不是不知道他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大路痴，在变幻莫测的古怪山上居然这么大意，想及此，虫虫怒不可遏地看向师兄。

“师妹，你别瞪我。我——对不起。”温道乙自知理亏，摆出一副很“哈”的样子，好像是阿斗的人形版，就差吐出舌头了。

虫虫有些生气，因为她实在放心不下阿斗和万事知。阿斗太活泼，分辨不出好人坏人，万事知虽然特别狡猾，又能隐形，不过，一只小鸡要靠自己两只小脚丫走回云梦山，那可是比长征还艰巨啊！

平时，这两个家伙总惹她生气，可它们不在身边时，虫虫发现自己很想念它们。

现在的情况是——被困，丢了伙伴，大魔头离去，师父交给的任务还没完成，

接下来怎么办呢？

“师兄，脱衣服。”虫虫忽然说。

温道乙吓了一跳，双手不由揪紧衣襟。他当然不认为师妹会对他举止不良，但她这举动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正常的。

“现在被困在这里，我们必须想办法尽快出去。”虫虫解释道，“白天还好办，一到晚上，处身沼泽之地是很危险的。”

只有待在大魔头的身边，她才感觉安全。他一走，她就觉得危机四伏。

看看天色，她心里一阵感动，那大魔头替她考虑得很周全。如果不是意外地遇到六师兄，如果没有跟丢脚印，她应该在太阳落山之前就能走出沼泽地的。他是魔道的魔王，却为她费这番小小心思，这份用心与温柔让她觉得弥足珍贵。

“我脱了衣服就能找到路吗？”温道乙不明白虫虫要干什么，因而显得格外傻气。

虫虫无奈地叹了口气，“古怪山总是动来动去，我想那不是真正的山在动，而是有幻影；而莫嗔泽则到处都一样，让人无法分辨出路径。所以我们把你的衣服撕成小布条，绑在一路走过的两旁的树枝上，这样免得我们在原地绕来绕去，虽然不敢说就一定找到出路，但至少会有点帮助吧。”

温道乙一听，大赞有理。他是男人，贡献道袍的事当然是由他来，便立即把外袍除下，手脚麻利地撕起来。他没想到这一点，不是人不聪明，而是在山中独处的岁月太长，久不闻世事，难免有些迂了。

“现在往哪个方向走呢？”温道乙脸上有些不自然。他现在只穿着中衣，虽然不至于裸露身体，但还是觉得不合情理，脸上便有些不好意思。倒是他那个古怪的师妹，大咧咧的毫不在乎。

虫虫没有野外生存经验，抬头看看太阳，顺便往一个方向一指，率先开步往前走，温道乙怀揣一包碎布条，匆匆忙忙地跟上，间隔不远就拴一根布条。

“走出古怪山和莫嗔泽之后，我们去哪里呢？”他问。

“先走出去再说吧。”虫虫有些不耐烦，实际上是因为她自己也没信心，不免有些焦虑。

“不是啊，师妹，我觉得应该计划一下，我们还是应该先完成师父交给的任务。虽然我们这一趟不顺利，但不能因为不顺利就不完成师父交给的任务啊。再说，如果能顺利完成任务，也就通过师父给我们的考验了。顺利不顺利和完不完成任务是没有直接联系的……”温道乙喋喋不休，让虫虫以为他是唐僧转世。

“我们要么就找到秘密栈道，要么就绕过古怪山莫嗔泽，否则就送不到信，师

兄你觉得机会会有多大？”虫虫愤然打断温道乙的话。

她敢保证白沉香绝对不会只让他们这一路人马来送信的，因为这个长得还挺帅的老白脸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不可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他们送不到，自然有能人可以。

她现在急着要找到阿斗和万事知，一来怕它们被坏人掳去，二来她想问万事知几千年前六道大战的事。万事知号称知道一切已经发生的事，简直是仙界的“活百度”。

温道乙被问得哑口无言，但心里存有要完成师父交给的任务的坚定信念，于是道：“师父说师妹是福将，说不定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出去的路。一出去，我们就送信去，可好？师妹你想啊，既然我们走出了那么远，既然找到了出去的路，当然要坚持到底。依我看——”

他边走边说，没注意看前面，砰的一下撞到了蓦地停住的虫虫身上，撞得她差点跌倒。

温道乙本想道歉，见虫虫没责怪他的意思，也就没做声。虫虫呆呆地站着，满脸失望地看着前方。他顺着她的视线看去，见前面的树枝上有布条迎风招展，像示威一样，那正是他系的布条。

原来，他们这么小心地往前走，但还是给绕了回来！

“再来！”虫虫一咬牙，带着温道乙继续往前走。

伴随着波拉波拉的魔音往前走，一次，又一次，再一次，每一次还是回到原来的地方。布条用光了，前方没路，也没脚印。

“也许跟着星星走是可以的吧。”眼看天色黑下来，虫虫又急又累，异想天开，忘记了在深夜的沼泽里行走是多么危险。

温道乙未置可否，却也没有半点主意。

正没计较时，他突然看到不远处的烂泥地上有一处看上去很古怪，像是一个小小的泥包，上面的叶子和苔藓全是新长的，嫩绿嫩绿的。

“那是什么？”他伸手一指。

“看看不就知道了。”虫虫也觉得奇怪，她向来冒失，立即跑过去看。

一脚踏上，就听到地面传来扑簌簌的声响。虫虫吓了一跳，来不及躲闪，就看到地面猛地腾起一条线，直扑向自己的双脚，缠住了她的脚踝。她本能地抽出却邪剑，在身体被拉起的一瞬间，挥剑砍去。

却邪剑锋利无比，却没能砍断拴在她脚上的东西，倒是温道乙奋不顾身地来拉她，结果同样被缠住。

惊叫出声，虫虫很快明白过来，原来他们两个踩上了捕猎的陷阱，被倒吊在树上了，在沼泽的夜风中晃来晃去，像两根风干的腊肠。

只是，什么人会在这里狩猎？

由于倒吊着，全身的血液都涌向头部，虫虫难受极了，眼珠子都觉得发涨。不过脑子还很清醒，于是，她努力睁大眼睛观察四周。

照通常的状况来看，视觉上应该是地在上、天在下才对，可虫虫却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她仿佛置身于一个球体中，四周的景物包围着她，让她分不清上下左右，只有绑在她脚踝上的那根野藤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在一片宁静中听起来分外刺耳。

这没有坐标，还有点失重的感觉让她想起她重伤的时候。那时她好像进了一个并行于时空却又独立存在的空间里，似乎是天地之初的混沌，没有方向，也一样身不由己。

想来，婴儿待在母体子宫里应该就是这种感觉吧？

“师妹，你还好吗？”温道乙揪紧衣服的下摆，因为只穿中衣，倒吊的时候衣服翻起，倘若不揪牢，就该成裸男了。

虫虫“唔”了一声，刚想说什么，顿觉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把她的身体猛力拽到一侧。她的脑子里闪出“黑洞”二字。

听说物质被吸入黑洞后，宽度为零，长度为无限长，那她岂不是——

惊叫声中，两人无力的挣扎根本起不到一丁点作用，身体被猛力拉扯，然后是下落感，最后是重重的撞击。还好，他们撞向的东西很软，只感觉到身体的剧烈震动，却无甚疼痛感。

如果现在画出虫虫的样子，那她的眼睛一定是螺旋状的圈圈。因为此刻她正头昏脑涨，无法保持身体的平衡。她干脆闭上眼睛，心想，就算有什么危险，也要缓一下才能对付。

哗哗——

怎么会有水声？过了好一会儿，虫虫的感官终于恢复正常功能，蓦然发现自己躺在沙滩上，那哗哗声正是海浪翻涌的声音，沙滩沿着海岸线延伸，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夜空。

“六师兄。”她叫了一声。

不会穿越到另一个空间了吧？前一刻还明明是在黄昏的沼泽里，怎么一下子就到了深夜的沙滩上？四周宁静安详，仿佛到了世外桃源似的。

“我没事，师妹。”

虫虫循声望去，见温道乙坐在不远处，虽然没有被陌生环境吓到，但看他脸色，就明白他对这种情况也感到意外和不安，甚至有点不知所措。

虫虫爬了起来，抓起沙子看了看，前后左右跑了几步，又跳到海水里踢了踢水，最后得出结论：这个地方是个真实的存在，而非幻觉。

那陷阱是个扭曲的空间吗？所以她和六师兄才被抛到了这里。可是为什么和她一起来的不是那个大魔头呢？那样的话，所有的烦恼便都解决了。

她和他在一座孤岛上，没有门派之别，没有利益纷争，没有别人的打扰，没有尘世烦恼，只有海枯石烂、天荒地老……

“师妹，在陌生的地方，一动不如一静。”温道乙看虫虫上下跳的，温和地道，“走了一个下午，你也累了，不如安安心地歇着，等天亮看明白情况再说。此处并无肃杀之气，我想，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隐流的秘密栈道。”

虫虫想了想，觉得六师兄说得对。隐流避居在沧海岛上，既然有岛，就会有海，现在不正是在海边吗？而且，传说找不到秘密栈道就要绕过古怪山莫嗔泽，这说明秘密栈道离古怪山莫嗔泽非常近，也许就在其中也说不定。

“师妹的身体才刚痊愈，不要太过劳累了，师妹你先歇着吧，我来守夜。”温道乙又道，一副既来之则安之的样子。

虽然心里怀着对陌生环境的不安和警惕，虫虫却不再争辩什么，默默地找了个地方坐下。望着明月，她忽然想起昨夜的火热，顿觉血往脸上涌，连忙背身躺倒，生怕被六师兄瞧见。

为什么不是他和她在一起呢？为什么只有那三天与他单独相处呢？为什么愈是聚少离多，她心里的火就愈热烈地燃烧着，只有见到他才能回复安详柔软呢？他现在正做什么呢？是否像她想念他一样，也想着她？

只觉着心里的想念无处消解，便悄悄拿出那块碎布，贴着自己的脸摩挲着，闻着他的味道，回忆着在一起时的一丝一缕柔情，泪水莫名其妙地落下，滴落在地上。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真想变成一片月光，静静地照耀在他身上，温柔而清浅。

想着想着，虫虫睡着了。

她很佩服自己到哪儿都耽搁不了吃和睡的猪性，就算她大病初愈，之后又遭花四海的“抛弃”，再之后又因迷路而徒然地跑来跑去，体力早就透支了。

梦中，她沉浸在他眼底那深色的海里，感觉他极温柔地抱着她，摇着她，哄她入睡。他的呼吸起伏着，他的心脏有力地跳动着，后来他还吻了她的额头，不过他的唇比岩石还要粗粝，她感觉被他吻过的额头有些尖锐地疼。

她想躲开，可是又舍不得，忍耐了一阵，终于抵不过越来越清晰的疼痛，叫道：“大魔头，你的吻不是这样的啊。”确实，他人虽冷酷无情，可他的吻却温柔炽烈。

不对，为什么她说话的声音变成清亮的叫声，好像鸟语。难道——

猛地一睁眼，虫虫吓得大叫。此刻她正对着一双漆黑如豆的眼睛，面前还有两只长长的脚，一片白晃晃中，长长的尖嘴正在她额头上轻啄着。

哇噻，这是什么东东？！

“师妹别怕。”温道乙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不怕？说得容易，任谁睁开眼看到这奇怪的东西都会害怕。还好还好，这个怪物似乎毫无恶意，黑豆眼温润润的，还打招呼似的清亮地叫了一声。

虫虫闭了一下眼睛，然后睁开，重新聚焦。这才看清楚站她面前的是一只大白鹅，雪白的羽毛，火红的长脚和尖嘴，头顶两根金黄的翎羽在阳光下闪着金光。

咦，阳光下？天亮了吗？她感觉只是闭了一下眼睛而已啊！怎么就天亮了昵？原来她睡得这么沉，原来梦中花四海的吻和她的叫声全是这死鸟弄的！

“哪来的大白鹅？”她万分宝贝地把碎布放在怀中，翻身坐起。

“这位道兄，它不是大白鹅，它是龙帝白鹤。”一个声音回答她，不是温道乙，而是一个十六七岁的美貌少女。

少女穿着一身雪白衣服，金环束发，腰间悬着一根碧玉短笛，看来温柔乖巧，虫虫一见就很想捏捏她白嫩的脸蛋儿。她的身边站着另一名少女，年纪略大，一样的美貌逼人，一样的服饰。奇怪的是，少女一副东方人的面孔，却长着一双碧蓝的大眼睛，手里拿着一柄尺子样的东西，脸上挂着爽朗的笑容。

“我叫蓝天，她是小雨，奉师父之命，引龙帝白鹤来接天门派的两位道兄。”蓝眼美人说。

温道乙闻言大喜，虫虫配合性地笑笑，心里却有些失望。

这两位仙女妹妹既然说是奉师命前来，那就证明她的猜测是对的，已经有人把信送到了沧海岛隐流。她早就知道白沉香不会只把希望寄托在她和六师兄这一组上，毕竟魔道也注意着仙道的动静，说不定，他们还是白沉香故意放出的诱饵呢。

这个死没良心的师父！果然越是道貌岸然的人就越是阴险狡诈！

不过，她倒真没想到所谓的秘密栈道其实只是一个通往隐流的结界，就藏在古怪山莫嗔泽中。它的位置本来不易找到，像那种陷阱模样的伪装，大概只有她和六师兄这样的白痴才会去踩。

“虫虫，你果然是福将，师父没有说错。”温道乙因为开心，脸色奇佳，双目闪